

本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朱立元 著

LI SHI YU MEI XUE ZHI MI DE QIU JIE

历史与美学之谜 的求解

学林出版社



论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与美学问题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曹维劲

李 东

封面设计：周剑峰

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 朱立元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52,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7-80510-760-2/B·31 定价 8.95 元

序

蒋孔阳

我招研究生，每届进校，我总是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作重要的必读的经典著作，介绍给同学，而且要求他们做学习笔记。因为我认为，马克思新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都诞生、孕育和形成于《手稿》之中。虽然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已经开始走向独立的道路。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分析和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又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和研究了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他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一种对象性的劳动关系，用劳动实践的观点来解释人的产生和形成，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解释美的创造和美的规律等，从而把美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段。

正因为《手稿》具有这样重大的历史意义，所以它一公开发表和翻译过来，立即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美学界的普遍重视，学习和研究的论文不断出现。但是，系统地论述《手稿》美学思想的专著，国内却迄今没有。朱立元同志的这部《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

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一书的出版,可说填补了这一空白。仅凭这一点,即可以看出来,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立元同志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手稿》产生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等,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孕育新的世界观、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环节,它为我们解答“历史之谜”提供了初步的答案,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野。另外,立元同志还对国内外学术界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提出了商榷。他认为,无论是片面地抬高《手稿》这部尚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说它比后期的马克思的著作还要高明,从而歪曲其中某些观点,把青年马克思说成是一个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者;或者竭力贬低《手稿》,把《手稿》说成完全是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心主义影响之下的产物;这两种讲法,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只有克服了这两种片面的讲法,才能正确把握《手稿》思想的精髓。

《手稿》的另一重要贡献,是解答了“美学之谜”。西方传统美学,一般都着重研究客观世界,把美当成客观的存在或属性。到了康德,他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革命”,主要是从先验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把美学研究从客观世界转移到主观世界,转移到主观的鉴赏能力和主观的审美心态。马克思的《手稿》之所以不同凡响,能够在人类美学研究的历史上揭开一个新篇章,那就是因为它把美学研究从康德的主观重新转移到客观。但这客观,既已不是黑格尔的“心灵”或“意识”,又已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或“物质”,而是人,客观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人。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了客观世界,创造了主观世界。《手稿》就在主体和客体交互关系的历史过程中,抓住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这一核心,来探寻“美学之谜”,为解答“美学之谜”作出

全新的思考。正是这样,马克思的《手稿》,开创了美学史上场深刻的革命。立元同志的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体系及其开创的革命意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书对于《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也作了比较辩证和历史的探讨。其中重点,是探讨在私有制社会中,异化劳动与审美和艺术发展的辩证关系,通过对异化劳动绝对性、相对性和两重性的分析,来揭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艺术和审美之所以还能够继续发展的奥秘。这个问题,过去国内外学术界探讨得比较少,本书却作为重点来谈,分析得比较深,比较透,这应当是它的特点之一。

此外,本书还对《手稿》最初提出的艺术生产理论,联系马克思后期有关的论述和当代文艺理论的争论,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提出艺术生产论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同时,对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的辩证关系,也作了详尽的探讨,主张以艺术生产论为主干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这些,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手稿》的美学意义所作的新的阐发。

多年以来,我和立元同志共同学习,共同研究。他是一个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学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思想体系,一贯坚持,不断学习;但又并不墨守陈规,而是善于联系实际,不断进行新的探讨,从而不断得出新意。这部学习马克思《手稿》的著作,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特色。祝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目 录

上编 总论《手稿》

第一章	历史之谜的初步解答·····	2
第二章	新世界观在孕育中·····	25
第三章	美学史上伟大革命的开端·····	43
第四章	求解美学之谜的全新思路·····	69
第五章	一点驳论：评《所谓“美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对象化”》·····	92

中编 论私有制、异化劳动和审美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思想渊源·····	121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发展·····	145
第三章	从若干关系看劳动异化的绝对性、相对性 与审美·····	189
第四章	从历史发展看劳动异化的绝对性、相对性 与审美·····	205
第五章	异化劳动的两重性和审美·····	236
第六章	异化劳动历史作用的两重性和审美·····	253

第七章 私有制下的反异化力量与审美·····	266
第八章 异化劳动与美的规律·····	280
下编 关于艺术生产论	
第一章 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关系之辨析·····	301
第二章 艺术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	323
后 记·····	340

上 编

总论 《手稿》

第一章

历史之谜的初步解答

80年代初,我国美学界出现过一次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的讨论热潮。这次讨论,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从总体上说,对我国美学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美学界有的同志重提对《手稿》的评价问题,否认《手稿》的美学意义,贬低《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史上的地位,使美学界不少同志思想上感到困惑。我认为,在讨论《手稿》的美学意义之前,首先应当对《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乃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

国内外理论界对《手稿》的评价

自《手稿》1932年公开出版以来,西方和苏联、东欧的学者纷纷作出强烈反应,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出现了长达

几十年的国际性“《手稿》热”。这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无可辩驳的思想力量和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站在不同立场上,用不同观点、方法对《手稿》作出的阐释是各不相同的。

国外学者对《手稿》的评价大体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是竭力抬高、吹捧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而贬低、否定成熟时期马克思的伟大理论创造,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手稿》第一个德文版出版者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著作》一书的“导言”中就宣称,《手稿》是“新的福音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认为其“中心思想”是要否认后期马克思所确认的“把通过剥夺剥夺者所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废除剥削看作是历史的真正目的”,而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最终目的;甚至说《手稿》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概括了马克思的全部精神范围的唯一文献”^①。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鼓吹《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进程和全部含义具有决定的意义”,“它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加鲜明地揭示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情绪背后的伦理——人道动机”;并认为1843~1848年是马克思理论成就的峰巅,说什么“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地,这些著作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②。5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改变了把青、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用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统一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突出《手稿》的思想奠基作用,同时,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归结为人道主义。美籍哲学家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

① 转引自《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8页。

② 同上,第79页。

念》一书中强调马克思前后期在人本主义这一根本思想上的一贯性,他说:“事实上,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马克思没有……抛弃他的早期观点”^①;虽然马克思“在一生的历程中改变了他的某些思想和概念”,但“由青年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哲学核心决没有改变,并且除非以他在早期著作中所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他后来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②。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马尔库塞,也把《手稿》和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为人道主义,他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提出,“《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即人道主义基础之上;他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看成是一般的人”和“‘类’的存在物”,从而“揭示了人的真正本质”,而“正是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准确的观察,变成了指引彻底革命的不屈不挠的推动力”^③。

另一种意见恰恰相反,竭力贬低《手稿》,否定《手稿》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地位,指责《手稿》仍未超越唯心史观,并认为马克思后期完全抛弃了《手稿》的基本思想,从而在实际上又制造了另一种“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激烈反对前述“人道主义”派的观点,他在《保卫马克思》一书的“序言”中说,在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中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

① 转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② 同上,第86页。

③ 同上,第311页。

“较早的界限”；这一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两大基本时期：前者是意识形态时期，后者为科学时期”^①。《手稿》前的马克思“是一个康德——费希特主义者”，《手稿》后的马克思“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只有在《手稿》中他“唯一的一次求助于”黑格尔主义，“突然地和完全地最后回到黑格尔”^②，其思想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阿尔都塞又说，《手稿》的哲学“还深深地受费尔巴哈的‘问题系’的感染”，而且“倾向于从费尔巴哈回到黑格尔那里去”，它“以异化劳动概念作为出发点，……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问题的真正的核心，并接近于唯心主义和一种粗陋的唯物主义的一切诱惑”，这是“马克思在后来加以完全谴责的那种哲学上的意见”，这时的马克思是“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③。他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还论证了《手稿》中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与后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马克思是在与人道主义决裂的基础上才创立唯物史观的。德国哲学家M·布尔则在《异化、哲学人本学和“马克思批判”》中，指责《手稿》只是“不成系统的断简残篇”，其中的异化理论“不是为了分析真正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的关系”，而只不过“表示道德上的愤慨情绪”；还说《手稿》“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法国唯物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黑格尔、费尔巴哈、赫斯等人的思想，因而十分“庞杂”，“仅仅是一些没有联系的思想”^④。这在实际上把《手稿》看成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主的大杂烩，因而同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是对

①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11—212、214—215、250—251页。

② 同上，第214—215页。

③ 同上，第250—251页。

④ 转引自《哲学译丛》1980年第2期第1—2页。

立的。

我国理论界对《手稿》的看法也有相似的两种倾向,但由于“《手稿》热”出现得较晚,第一种倾向表现得不太明显,虽然把马克思主义主要归结为人道主义的观点还有一定市场;相反,贬低《手稿》,批评《手稿》连“手稿”的水平都不够,进而把《手稿》定性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唯心主义”等等,倒是旗帜颇为鲜明。

我对这两种观点、两种倾向都不赞同。我认为,无论是一味抬高还是竭力贬低《手稿》,无论是从肯定方面还是从否定方面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都不符合事实,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因而都是不可取的。

我对《手稿》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手稿》等青年马克思著作与《1857~1858 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马克思后期著作,在基本方向、思路、观点上是一致的。从《手稿》到马克思后期著作是有局部的变化和重大的发展、创新与深化,但不是根本的、世界观上的截然对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制造前后期对立的“两个马克思”的神话,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手稿》是一部虽有散佚,但其思想有内在系统性、逻辑推演十分严密的理论著作,而决不是什么零碎无联系的各种思想的“混合”,更不是什么连手稿水平都达不到的“断简残篇”。特别是其中把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结合在一起思考的异化劳动理论更是十分系统、严整的,它不仅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异化观的批判改造,而且远远超越和突破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异化思想,从而为通向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

第三,《手稿》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倾向,在经济学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资本对劳动者的剥

夺进行了锐利、深刻的批判,而且哲学世界观上也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同时,开始与费尔巴哈决裂,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手稿》早已包含着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萌芽与对唯物史观的不够确切的初步表述。我们应当透过《手稿》中某些费尔巴哈的术语、词句看到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而不应轻率地把《手稿》定性为历史唯心主义的著作。

第四,《手稿》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从萌芽到形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者说是他完成这一重要转折的一个重要过渡或环节。没有《手稿》,就看不清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整个过程。《手稿》不仅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而且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史上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态度应是细心地研究《手稿》,而不是轻率、武断地贬低它、抛弃它。

第五,当然,对《手稿》也不能无原则地一味拔高,甚至把它说成是比后期著作更高明、更伟大,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的。应当承认,《手稿》不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在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虽然都向着正确的科学的方向前进,但远未达到后期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的唯物史观的高度,而是有着种种不成熟、不确切的遗迹和过渡性的特点。但是,对《手稿》的不成熟程度也应有一个基本估计。我认为,它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肯定较多,批判不够,在一些术语、概念的使用上未摆脱费氏的影响。然而,就《手稿》的基本思想而言,青年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本质区别还是明显的。我不同意把《手稿》说成基本上未超越费尔巴哈水平、基本上属历史唯心主义范畴的说法。这对青年马克思是不公正的,也无法解释何以短短半年以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能与费尔巴哈彻底决裂。

迈向唯物史观的重要转折

有的同志为了贬低《手稿》的意义，就把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时期向后推移，定在 1845 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之时。于是，此前，包括《手稿》在内，都被归入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时期。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还是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和其他经典作家是怎么说的。

1859 年 1 月，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和世界观转变的过程时说：

我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 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

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①

马克思这段话告诉我们:(1)1842~1845年(移居布鲁塞尔)间,是马克思思想中发生急剧的、重大的变化时期,是他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时期。(2)在《手稿》之前,即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他已经向唯物史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巴黎《手稿》是沿着这一方向迈出的更重大的一步。

事实上,早在1843年3月,当普鲁士政府查封《莱茵报》、马克思愤而退出编辑部之时,他的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阶段就基本结束。他开始转向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但他并不满足单纯的理论批判,而是已认识到,“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②。所以,他投入数月,对法、英、德等国的政治、历史进行了广泛的阅读与研究,摘录了卢梭、孟德斯鸠、兰克、马基雅弗利、瓦克斯穆特、格·亨利希等20多人的24部历史、政治著作,这就是五本内容丰富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在《笔记》中,马克思着重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制度的产生与本质,他围绕“所有制及其结果”问题,摘录并探讨了所有制同阶级结构、法律、政治等的关系,其中不少材料直接运用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强调,“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国家来论证逻辑”^①。指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现实基础，从而将被黑格尔唯心主义地颠倒的国家与理念、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他对市民社会的阶级关系作了初步分析，指出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礎”^②；他还明确指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批判，不仅要揭露其矛盾是存在的，而且要说明这些矛盾，了解这些矛盾的产生及其必然性，从它们本来的意义上去理解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真实事物的本来逻辑”^③，这里“真实事物”就是指市民社会；他并运用这个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对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形式进行分析，认为即使像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那样的激进政治斗争的成果（法、美的人权宣言与宪法）所肯定的也不过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④，这种“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⑤，而是以市民社会中的经济对立为基础并维护这种对立的。应当说，这里已初步表明马克思开始考虑用物质生活（市民社会）关系来说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开始把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看成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⑥的著名论点，亦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不能不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恩格斯后来正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重大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3页。

② 同上书，第345页。

③ 同上，第359页。

④ 同上，第438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